

前摇言

1906年，密特福德先生（~~配援配源~~）在介绍他的那本引人入胜的《古日本故事集》一书时写道：

最近几年写的那些有关日本的书籍要么是从官方记录中编译而成，要么只是匆匆过客的笼统印象。整个世界对日本的内在生活都知之甚少：他们的宗教，他们的迷信，他们的思维方式，他们得以前进的神秘源泉——所有这一切都还是未知数。

密特福德先生提到的这种无形的生活是不为人所熟知的日本，而对它，我已能略知一二。读者也许会因本书内容的单薄而失望，因为一位在日本人中间生活了不到四年的人——即使是一个努力接受其风俗习惯的人——尚不足以使外国人对这个不可思议的世界产生宾至如归的感觉。没有人能比作者本人更清楚，在本书中已完成的东西是多么少，还剩下要做的事有多么多。

新兴日本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一点也不赞同本书所粗略触

及的那些普遍的宗教观念——特别是源自佛教的宗教观念——以及各种稀奇古怪的迷信思想。除了对普遍的抽象概念和特殊的形而上的思索抱着特有的冷漠这一点外，当今西化的日本人与有教养的巴黎人或波士顿人几乎处于同一智力水平上。但他们倾向于对所有超自然的观念都持过度的蔑视，对历史上重大的宗教问题，他们的态度是十足的冷漠。他们在现代哲学方面的大学训练很少会促使他们去从事独立的社会学或心理学方面的叙述研究。对他们而言，迷信仅只是迷信，它们与人的情感天性之间的关系引不起他们丝毫的兴趣^①。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对日本人了如指掌，而且还因为他们所属的那个阶层仍然不理智地（尽管是十分自然地）以日本较古老的信仰为耻。我们这些现在自称为不可知论者的人，多半都能回想起当我们刚刚从一种比佛教更缺乏理性的宗教信仰中解放出来时，我们回顾父辈那阴暗沉郁的神学时的感受。日本的知识分子只是在最近几十年中才开始变成不可知论者，这种精神革命的突然性足以解释目前上流阶层对佛教所采取的态度之主要（尽管也许不是全部）原因。在短时期内，它肯定免不了偏执狭隘。既然人们对与迷信迥然有别的宗教都抱有不能容忍的感觉，那么他们对与宗教迥然有别的迷信的不接受感必定还要更加强烈。

但在日本西欧化的圈子中，很难发现与其他地域截然不同的日本生活的罕见魅力。这种魅力存在于广大的普通民众中，就像在所有国家一样，这些普通民众代表着日本的国民性，他们仍然墨守着自己令人愉悦的古老风俗，保持着自己的独特服

^① 与这种冷漠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威斯康特·托里奥（~~见前文~~）那强烈的、理性的、具有远见卓识的保守主义——一个令人尊敬的例外。——作者原注

装，保留着自己的佛教造像、家庭神社以及那优美动人的祖先崇拜。一位来自外国的观察者决不会厌倦这种生活，如果他足够幸运也足够敏感，得以进入这种生活之内，他有时禁不住要怀疑：我们自吹自擂的西方的进步历程是否真的在向着道德的方向发展。尽管已经过去多年，他仍能每天都从这种生活中发现某些前所未知和出人意料的美丽。像其他地区的生活一样，日本生活也有自身的黑暗面，但与西方存在的更加黑暗的侧面相比，就连这种黑暗面也是灿烂光明的。它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愚昧之处，也有恶俗陋习和残酷无情的地方。可是，你对它了解越多，你就会越加惊奇于它超乎寻常的善良、不可思议的韧性、始终不渝的礼貌、淳朴单纯的心灵、与生俱来的仁慈。从我们自己更具包容性的西方的理解力看来，它最大众化的迷信，虽然在东京受到谴责，却有着极其珍贵的价值：这些迷信构成了口头文学的支离破碎的片断，反映了它的希望、恐惧以及判断是非的经验。它为了寻找无形谜团的答案所作出的初始努力导致了绝对是更光明、更仁爱的人类迷信，增添了日本生活的魅力，只有在日本内陆长期居住的人才能够理解这种魅力。日本的个别信仰是具有欺骗性的，如对恶魔狐狸的迷信，公共教育正在迅速驱除这种迷信；但还有大量的信仰，其想像之美甚至可与我们当今时代最高贵的诗人仍在从中寻求灵感的希腊神话相媲美；还有许多其他的信仰，它们鼓励人们善待不幸者，善待动物，这样的信仰只会导致最令人愉快的道德结果。家畜表现出的煞是有趣的恣肆蛮横，许多野生动物在人面前显示出的相当的大胆无畏——像白色云团一样的海鸥盘旋在每艘到来的汽船的上空，以期获得人们施舍的食物碎屑；鸽子在寺庙的屋檐上咕咕叫着，捡食着香客们撒给它们的米粒；小鹿在神圣

画，能够在人感到最暗无天日的忧郁时刻提供更加真实的安慰……没有什么会比下面这种做法更加错误的：幻想当一种批评的精神广泛流传时，那些令人愉悦的信仰会丝毫不差地保留下来，而那些给人带来痛苦的信仰却会独自销声匿迹。

现代化的日本所具有的批评精神正在间接地帮助而非抵制外国顽固分子的努力。这些人试图摧毁人们朴素、快乐的信仰，代之以那些成熟的西方知识分子早已不再相信的残酷迷信，如对于无情的上帝和永恒的地狱的幻想。这种做法无疑是令人遗憾的。早在一百六十多年前，坎普费尔（~~坎普费尔~~）就曾写道：日本人“在美德的实践方面，在生活的纯洁方面和对周围世界的热爱方面，都远胜于基督徒”。除了在那些本土道德已经遭到外国污染的地方，如在开放的口岸，这话正是当今日本真实写照。我自己和许多不带偏见的、对日本生活更富经验的观察者都深信，无论是在道德方面或是其他方面，基督教的输入都未给日本带来任何收获，却使它失去了许多。

在构成这些篇目的二十七章节中，有四个章节最初被几个报业财团所购买，结果与读者见面时，已经面目全非；还有六篇刊登在《大西洋月刊》上（~~大西洋月刊~~）。其余诸篇构成了本书的主要内容，都是初次与读者见面。

拉夫卡迪沃·赫恩
日本，九州，熊本市
1899年 缘月

开始了我的首次巡行，以下是我尽可能凭回忆记下的印象。

—

在日本街道上的首次巡行充满了趣味横生的讶异感——你根本无法让你的人力车夫弄懂你的意思，你只能通过手势，指天画地，张牙舞爪，才能使车子四处游走，无所不至，因为一切都包含着难以言说的乐趣，一切都是那么新奇——你头一次觉得你真的来到了东方，来到了远东。此前，有关这块土地，你从书本上了解了那么多，而且神往已久，可是，正如俗话说，眼见为实，到如今你才知道，你对它仍一无所知。你第一次充分意识到了这一常见之事，可即使在这种意识中，也带有一丝浪漫的意味。更何况对我来说，这一天所感受到的庄重神圣之美，以无法言传的方式使这一意识得到了升华。日本春季的丝丝寒意，加上从富士山白雪皑皑的圆锥形山顶吹来的微风，使早晨的空气清冷凉爽。在这片清冷的空气中，弥漫着某种难以言说的魅力，这魅力也许源于那柔和至极的明净感，而不是任何一种可以明确描述的色调——天宇间澄澈透明，纤尘不飞，只有一抹微蓝氤氲其间。透过它，哪怕是最远处的物体也会带着令人称奇的明丽色彩突显出来。阳光和煦怡人，黄包车（或称人力车）是你能想像到的最舒适轻便的代步工具。车夫穿着凉鞋，戴着蘑菇形的白草帽，越过他那随着奔跑的节奏而起伏舞动的草帽放眼望去，狭长的街景美不胜收，我沉迷其间，恐怕永远也不会感到厌倦。

一切似乎都如小精灵般可人，因为每样事物、每个人都小巧玲珑、古怪有趣、神秘诱人：小巧的房屋罩着青色的屋顶，

小店铺前悬垂着青色的帘幌，面带微笑的小人们穿着青色的衣服。只有当偶尔有一个人高马大的外国人走过，或者蓦地闪现出用拙劣的英语写着广告的店铺招牌时，才会打破这种幻景。尽管如此，这些不和谐因素只会突出眼前的现实，无论如何也不会从实质上减退那些可爱的小街道的吸引力。

你得透过翻卷不止的旗帜和来回摇荡的深青色帘幌，才可凝神谛视其中的一条街道，所有旗帜和帘幌都饰有日语或汉语文字，因此显得美丽而神秘。起先，这种谛视只会令你产生一种光怪陆离的奇怪的混乱感，因为似乎不存在任何建筑或装饰方面的具体明晰的规定：每座建筑似乎都有着自身特有的幻异之美，没有一样事物与其他事物完全相同，一切都具有令人眩惑的新颖之处。但渐渐地，当我在这一区域盘桓了一个小时之后，我的眼睛开始模糊地捕捉到建构这些低矮、轻巧、有着古怪山墙的木制房屋的某种总体格局，它们大都以原色示人，第一层全部面街敞开，在每个店铺的门面上方，都有类似于雨篷的坡状屋顶，屋顶由纤薄的条板构成，背朝着以纸为屏的第二层楼的小型阳台。你开始清楚这些小巧可爱的店铺的总体设计：它们铺着榻榻米^①的楼板恰到好处地高出街道，招贴文字一应地竖行书写，有的在帘幌上波动起伏，有的则在镀金描漆的招牌上明灭生辉。你观察到，那种在大众服装中占据着统治地位的浓浓的深青色同样是店铺帘幌的主宰，尽管其间也会零星地点缀着其他色彩——蔚蓝色、白色、红色（没有绿色和黄色）。接着，你还会注意到，店员的衣服上也印有文字，与店铺帘幌上那些漂亮的文字如出一辙。任何繁缛的花饰都无法产生这种效

① 榻榻米：铺在和式房间地板上的草垫子。——译者注

果。出于装饰的目的，这些表意文字都经过美化处理，从而拥有了一种呼之欲出的匀称之美，这是那些没有意义的图案绝不具备的。这些文字印制在工人和服的背后，深青色的底子上有着纯白的文字，而且大得足以使人从老远的地方就能一眼认出来（表明穿著者是某会社或公司的成员或雇员），这时，这些文字便赋予了那些质次价廉的服装以一种人为的精美表象。

最后，尽管你仍沉浸在对于诸般事物的神秘性的眩惑之中，你还是会蓦然醒悟，这些街道大部分令人目不暇接的如画景象，原来只不过源于那些无所不在的汉语或日语文字，它们有的白，有的黑，有的蔚蓝，有的金黄，装饰在每样事物之上，就连门柱的表面和纸制的屏风上也比比皆是。于是，也许会有那么一刻，你会想像用英语字母来取代那些具有魔力的文字会是什么效果，可哪怕仅仅是一闪念，也会让你可能拥有的任何美感遭到当头一击，于是你就会像我一样，成为“罗马字拼音推广协会”的敌人，因为这个组织的建立，就是怀着丑恶的功利主义的目的，鼓吹用英文字母来书写日语。

二

在西方人的头脑中，一个字母或字母的组合只不过是用以记录声音的枯燥乏味、机械呆板的符号，这与表意文字在日本人头脑中造成的印象绝不相同。在日本人的头脑中，一个表意字就是一幅活生生的画面：它有血有肉，它口吐珠玑，它手舞足蹈。在日本的街道上，如此灵动的字眼随处可见——它们的形象夺人眼目，它们的文字像一张张面孔，有的笑容可掬，有的怪模怪样。

与这样的文字相比，我们自己的文字显得死气沉沉，不过，只有居住在远东的人才能理解这些文字。假如一边是传入西方的教科书上的日文或中文印刷体文字，一边是出于装饰性题刻、雕刻乃至最普通的广告目的的需要而被美化的完全相同的文字，前者绝不会像后者那样，能够引发人们对美的层出不穷的联想。任何僵化死板的流俗都无法束缚书法家或设计者的想像力：他们所作的每一次的努力，都是为了使自己的文字比其他人的更美丽。从无法追忆的远古时代起，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怀着近乎竞赛的心理，埋头苦干，心力交瘁，经过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的不懈努力与钻研，原始的象形文字或表意文字已进化为一种具有难言之美的事物。一个字看上去只不过寥寥几笔，但在每一笔触中，都蕴含着某种无法发现的艺术的奥秘：如何表现得优雅、匀称，如何写出令人难以觉察的弧线，这些奥秘无疑使文字显得栩栩如生，并见证了艺术家即使是在灵光一现、奋笔疾书的瞬间，仍在一丝不苟地通过自己的毛笔摸索每一笔画从头至尾的完美形态。但笔画的艺术并非全部，将这些笔画结合起来的艺术才是魔力的源泉，以至于连日本人自己也时常对此大惑不解。其实，考虑到日本文字所具有的不可思议的个性、生命力和神秘性，你就不会对出现一些妙趣横生的书法传说感到惊讶了。这些传说通常说的是具有神功的书法家写下的文字是如何变成了人形，从碑帖上走下来，与人们进行交谈的故事。

三

我的人力车夫称自己为“茶”。他头戴一顶如硕大的蘑菇盖般的白草帽，身穿一件宽袖青布短衫，一条长至他的脚踝、像

紧身裤般贴身的青色底裤，脚踏一双轻巧的草鞋，蒲葵条编的绳子将鞋绑在他的赤脚上。毫无疑问，他是他那个阶层的典型代表：吃苦耐劳，温良恭顺，又不乏狡黠的、软磨硬泡诱你上钩的能力。他已经显示出了他的能力，让我给了他许多额外的东西，人们也曾警告过我要提防他，但那只能是徒劳。因为当你看到有人像马一样夹在两个车把手之间，在你前面不知疲倦地上下颠簸着跑上几个小时的时候，单是这情景带给你的第一感觉就足以唤起你的怜悯。而当这个人，这个满怀希望、追忆、柔情和理解之心的夹在两个车把手间奔跑的人，恰好又有着最和善的微笑，而且对你施于他的哪怕最微不足道的恩惠也表示出感激涕零的神情，怜悯就变成了同情，激起了你毫无来由的自我牺牲的冲动。在我看来，那种挥汗如雨的情景也是引发这种情感的因素之一，因为它使你联想到心跳过速和肌肉痉挛的代价，比如着凉、充血、胸膜炎等等。茶的衣服从里湿到了外，他用一块天青色的小毛巾擦脸，毛巾上印着白色的竹枝和燕子，奔跑时，他就将这块毛巾绑在自己的手腕上。

然而，当我们穿梭在这些小小的街道上时，我很快就从那些转眼看我们的人们的脸上觉察到了茶身上吸引我的地方——茶的思维方式绝非机械的，而是富有个性的。也许这天早上最令人愉快的印象就源自于人们那普遍的、独特的、彬彬有礼的凝神谛视。每个人都好奇地盯着你看，但眼神中没有丝毫抵触情绪，更别说敌意了：他们总是笑容可掬或似笑非笑地看着你。这些友善的好奇观望和微笑导致的最终结果是，来到这里的异乡人都觉得自己如临仙境。过于频繁地使用这一说法，甚至到了蛊惑人心的地步，其结果必然是：人人都用仙境来形容自己在日本的第一天的感受，人人都把日本人说成是仙境中人。不

过，大家都不约而同地选择这些词汇来形容那初次尝试时几乎无法更正确地加以描述的印象自有其道理。当一个人突然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全然不同的世界中时——在这里，样样事物都要比我们的更小巧，更精致；在这里，到处是小模小样但似乎更和蔼可亲的人，他们无一例外地冲你微笑，仿佛在向你表示祝福；在这里，人们的举手投足都缓慢而轻柔，说起话来总是低声细语；在这里，土地、生命和天空都与你已知的世界截然不同——对于一个想像力受到英式民俗陶冶的人来说，此情景无疑是关于精灵世界的古老梦想的现实再现。

四

对于一个突然闯入一个处于社会变动期的国度——特别是从过去的封建社会向现在的民主社会过渡的时期——的旅行者来说，他极有可能会为美丽事物的大量消亡和新事物的丑陋不堪而扼腕叹息。我不知道我会在日本发现这其中的哪一种情况，但在今日，在这些异乡的街道上，古老的事物与新兴的事物可说是水乳交融，彼此扶持，相互反衬着对方的存在。一溜纤细的白色电线杆将大千世界的消息传输到报纸上，报纸上混合印制有中文和日文的文字；在一些有着谜一样的东方文字的茶馆中，电子门铃就安在象牙按钮旁边；一家卖美国缝纫机的商店与一家制作佛像的店铺比邻而居；一家照相馆就设在一家草鞋作坊旁边：所有这一切并未造成刺目的不和谐景象，因为每样西方发明的样品都被安置进一个似乎放得进任何画面的东方框架之中。但是，至少是在第一天，对于一位异乡人来说，古老本身就充满新意，足以吸引他关注的目光。于是，在他眼里，

日本的一切似乎都精致细腻，美轮美奂，令人玩赏不已——甚至一双包在绘有小图案的纸袋中的普普通通的木筷，甚至一包用三色漂亮字体装点着的纸裹着的樱木牙签，甚至人力车夫用来擦脸的一小块印有飞翔的燕子图案的天青色毛巾。银行的钞票，再普通不过的铜钱，无一不充满美感。就连商店店员用来捆扎你才买下的物品的一小截草秸编成的彩色细绳也是令人爱不释手奇珍异宝。古色古香的小玩意和精巧绝伦的各色物品多得令你眼花缭乱：你环顾左右，到处都是琳琅满目的绝妙物件，它们数不胜数，又令你莫知所从。

但看它们是件危险的事。只要你斗胆瞧上一眼，就有某种力量迫使你把它买下来——除非像通常那样，当笑眯眯的小贩邀请你仔细观看一样东西的千变万化的不同种类时（每一种都有独到之处，所有东西都让你充满无法言表的想拥有它的欲望），你在自身的冲动占据上风之前，赶快逃之夭夭。小店老板从不强买强卖，但他的东西都像是被施了魔法，一旦你开始购买，你就会忘乎所以。便宜只意味着导致你倾家荡产的诱惑，因为令你无力抗拒的廉价艺术品资源是无穷无尽的。横越太平洋的最大汽轮也装不下你想购买的东西，因为，尽管你也许不愿向自己承认这一事实：你真正想买的不是商店里的物品，你想买的是商店和店老板，是帘幌低垂、众生扰攘、店铺林立的街道，是整个城市和环绕它的海湾与山脉，是浮现在朗净无尘的天空下的富士山的充满魔力的白色身影，事实上，是整个日本，包括它令人着迷的树木，熠熠发光的空气，包括它所有的都市、城镇和庙宇，以及四千万寰宇间最讨人喜欢的人民。

写到这，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有一次，我听到一位讲求实际的美国人在听说日本发生了大火灾后说：“噢，那些人可以承

受火灾。他们盖房子所费无多。”确实，普通百姓居住的易损坏的木制房屋可以既便宜又快速地重建起来，但那些安置在房子里面、使房子显得漂亮美丽的东西却不能——每场火灾都是一次艺术的悲剧。因为这块土地上充斥着花样千变万化的手工制品，机器还未能引入廉价产品那千篇一律、注重实用、式样难看的特性（除非为了迎合外国庸俗市场的低级趣味的需求），每件由艺术家或艺术工匠制成的物品仍与其他物品千差万别，甚至艺术家本人的作品也绝不雷同。因此，每当火灾将某种美丽事物化为灰烬时，也就意味着某件体现着个人特质的东西的消失。

令人欣慰的是，在这个火灾频仍的国家，艺术冲动本身具有强韧的生命力，它使每一代艺术家都能劫后余生，经受住足以将他们的劳动化为灰烬、熔为乌有的烈焰。遭到摧毁的作品的灵光将重新出现在其他作品上——也许在一个世纪以后——实际上，它得到了修改，但还是能够辨别出往日思想的痕迹。每位艺术家都是鬼斧神工的工匠。他不必经过多年的摸索和牺牲就能找到自己最崇高的表达方式，已成为牺牲的过去寄存于他的内心深处。他的艺术是一种遗产，他的手指在死者的引导下勾画出振翅飞翔的小鸟、缭绕山间的岚烟、晨夕变幻的色彩、枝叶纷披的形状以及春花烂漫的绽放：一代代技艺高超的工匠将自己娴熟的技巧传授给他，并在他绘制的奇迹中再生。刚开始时自觉的努力在几百年后变成了无意识的行为——几乎成为活人身上的自发行为——成为艺术的本能。因此，一幅北斋^①或

^① 葛饰北斋（），日本江户末期浮世绘画家。——译者注

广重^①的原价不到一分钱的着色复制品，可能比一幅价值足以买下日本的一条街的西方绘画具有更真实的艺术性。

五

这里有一些北斋笔下的人物：随意漫步的农民，他们身披蓑衣，头戴巨大的蘑菇状草笠，赤脚穿着草鞋，由于风吹日晒而显得肤色黝黑；面容憔悴的母亲，她们背着光着小脑袋的眉开眼笑的婴儿，脚踩木屐（高而且会发出响声的木鞋）蹒跚而行；还有穿长袍的商人，他们在自己店铺中数不清的谜一样的物品间盘腿而坐，抽着细细的黄铜烟斗。

随后，我注意到人们的脚是多么娇小而美观——无论是农民打着赤脚的褐色脚板，还是穿着小而又小的木屐的孩子的美丽小脚，或者是穿着雪白足袋的年轻少女的脚。足袋是一种白色的有趾袜，它赋予了那些娇小轻盈的脚以某种神话学方面的联想——令人想起半人半羊的女牧神那洁白优雅的分趾脚。日本人的脚，不管穿没穿袜子，都具有古韵犹存的匀称感：它们尚未遭到已使西方人的脚扭曲变形的丑陋鞋袜的摧残。每双日本木屐在行走时，其中的一只都会发出与另一只略有不同的声音，于是行人的脚步声就具有了一种声调交替的节奏感。在一条人行道上，比如火车站的人行道，这种声音会显得异常响亮。有时，如果一群人故意齐步走，你可想而知，那闷声闷气的木头发出的声音会造成怎样古怪有趣的效果。

^① 安藤广重（~~安藤一重~~），与北斋约同时的日本浮世绘画家。——译者注

六

“去寺院！”

我被迫回到那所欧式旅馆——不是为了吃午饭，因为我真舍不得挤出一点必要的时间去吃饭，而是因为我无法让茶明白，我想去参观一座佛教寺院。现在茶总算恍然大悟，我的房东已吐出了几个神秘的字眼：“去寺院！”

我们先是沿着两边满是花园和耗资巨大而面目可憎的欧式建筑的通衢大道跑了几分钟，然后经过一座运河桥梁，河中停泊着未经油漆的构造独特的尖头船，再次一头扎进狭窄、低洼、明亮、美丽的街道——进入日本城市的另一部分。茶以最快的速度奔跑着，两边是一排排上窄下宽的船式小房屋，一溜溜陌生的门扉洞开的小店铺。在店铺上方，一律是青瓦铺就的小屋顶，屋顶向后斜着靠向店铺上层糊着纸屏的房间。所有店铺前都悬挂着各色帘幌：有的湛青，有的雪白，有的绯红，幅宽数尺的织物上，布满美观的日本文字，有的蓝底白字，有的黑底红字，有的白底黑字。但这一切都如轻梦般瞬息即逝。我们再度穿过一条运河，冲上一条直达山顶的小径，在一段绵延宽敞的石阶前，茶猛然停住脚步，将人力车的把手放在地上好让我下车，一面指着台阶的方向嚷道：“寺！”

我下了车，登上台阶，来到一处宽阔的大平台，迎面跃入眼帘的是一座巍峨耸立的大门，大门上头是中国式的屋顶：飞檐斜翘，屋脊攒簇，八面玲珑。大门上雕满了各种奇形怪状的图案：在敞开的门扉上方的门楣上，雕的是互相盘绕的龙；门扉上也雕刻着类似的图案；从屋檐上伸出些怪兽状的滴水嘴

——都是些风格怪异的狮子头。整座大门都是灰色的，像石头的颜色。不过，在我看来，这些雕刻似乎一点也不呆板，所有的龙蛇似乎都云集在水的漩涡中，随波逐浪，游弋起伏，变幻莫测。

我转过身，透过明媚的光线放眼回望。海天一色，融于一片美丽明净的淡蓝。向下看，瓦蓝的屋顶鳞次栉比，一直延伸至右侧微波不兴的海湾的边缘，延伸至环绕城市两翼的绿树葱茏的山冈脚下。在呈弧线形的绿色山冈之外，耸立着一列蜿蜒起伏的山脉，如同一道深色的剪影。从这山梁之上再向极高处望去，一座美得令人难以形容的幻影般的山峰巍峨矗立——它有着独一无二的白雪皑皑的火山锥，这般朦胧如雾，赏心悦目，这般洁白无暇，涤荡人心，要不是它那久远得无可追忆的熟悉轮廓，你肯定会将它误认为是一朵白云。由于它的山脚有着与天空一样微妙淡雅的色调，所以你看不见它的底部所在，只有它那亘古不变的雪线以上的火山锥半落天外，如梦如幻，如同悬浮于阳光明媚的大地与金光耀眼的天空间的峰峦的魅影——这座无与伦比的神圣山峰就是：富士山。

当我站在这雕刻得波怪云谲的大门前时，一种奇特的感觉忽地涌上心头——是那种如梦如幻、将信将疑的感觉。在我看来，那台阶，那飞龙游弋的大门，那环拱于城市屋脊之上的青色苍穹，那幽灵般美丽的富士山，还有那延伸至灰色砖石建筑之上的我自己的影子，似乎不久就会杳然消失。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无疑是因为出现在我面前的各种形体——曲线起伏的屋顶，蜿蜒盘绕的游龙，中国式的雕刻风格——都并非以全新的姿态出现在我眼前，而是曾出现在我梦中的幻景：此情此景一定激活了我在图画书籍中所看到的那种生活的久违记忆。片